般泥洹經卷上

不載譯人附東晉錄　闕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王舍鷄山從大衆比丘比丘千二百五十時摩竭王阿闍世與越祇不相得衆臣議言越祇自恃國富民衆地沃野豐多出珍寶不首伏我當往攻伐國賢大臣名曰雨舍梵志種也王命使行稽首佛足敬問消息興居輕強氣力遊步德化日昇言阿闍世與越祇有憾衆臣之議欲往攻伐願聞衆祐有以教之大臣受命即嚴車五百乘騎二千步人二千行詣鷄山到小道口下車步進見佛歡喜貌色恭辭氣重揖讓畢長跪言摩竭王阿闍世稽首佛足敬問消息興居輕強氣力遊步德化日昇佛言甚善王與國人及汝皆安不雨舍白言王與越祇有憾衆臣之議以彼自恃國富民衆地沃野豐多出珍寶不首伏我欲往伐之願聞佛教佛報大臣昔吾一時曾遊越祇正躁神舍見其國人皆多謹勅我時為說治國七法不危之道其能行者日當興盛未之衰也即又手言願聞七法蓋何施行佛言諦聽對曰受教時賢者阿難住後扇佛佛言阿難汝亭不聞越祇國人數相聚會講論政事修偕自守對曰聞其數相聚會講論政事修偕自守佛言如是彼為不衰汝聞越祇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對曰聞其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汝聞越祇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對曰聞其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汝聞越祇礼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對曰聞其礼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汝聞越祇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識教誨對曰聞其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識教誨汝聞越祇承天則地敬畏鬼神敬順四時對曰聞其承天則地敬畏鬼神敬順四時汝聞越祇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四方來者供養衣食卧牀疾藥對曰聞其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四方來者供養衣食卧牀疾藥佛言夫有國者行此七法難可

得危雨舍對曰使越祇人持一者尚不可攻何況有七國事多故當還請辭佛言可置知是時即從坐起礼佛而去是時佛勅賢者阿難請鷄山中諸倚行比丘令會講堂即請悉會稽首畢一面坐佛告諸比丘聽我所言善念行之皆曰受教佛言比丘有七教則法不衰何等七教一當數會講誦經道無有懈怠二當和順忠正相教轉相承用三當無取無願於他雜樂山澤四當絶望長幼先後相事以礼五當慈孝承事師長受識教誨六當奉法敬畏經戒以修梵行七當遵道供養聖衆開解童蒙來學者受給施衣食卧牀疾藥如是七法可得久住又比丘有七守則法不衰當善念行一守清淨不樂有為二守無欲不貪利養三守忍辱無所諍訟四守空行不入衆聚五守法意不起衆想六守一心坐禪定意七守約損衣食麁疎草蓐為牀如是七法可得久住又比丘有七敬則法不衰當善念行一為敬佛善心礼事無他倚行二為

敬法志在道意無他倚行三為敬衆
依受教令無他倚行四為敬學事持
戒者無他倚行五為敬聞事講授者
無他倚行六為敬淨無欲无他倚行
七為敬定事坐禪寂无他倚行如是
七法可得久住又比丘有七財則法
不衰當善念行一當有信見正喜樂
二當有戒慎護不犯三當有慙改過
自悔四當有愧順所言行五當多聞
諷誦無猒六當智慧深行微妙七當
法施勿望札貺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覺意則法不衰當善念
行一志念覺倚淨無淫捨分散意二
法解覺倚淨无淫捨分散意三精進
覺倚淨無淫捨分散意四愛喜覺倚
淨無淫捨分散意五一向覺倚淨无
淫捨分散意六惟定覺倚淨无淫捨
分散意七行護覺倚淨无淫捨分散
意如是七法可得久住又比丘有七
知則法不衰當善念行一當知法佛
十二部經諦受誦論二當知議求諸
法慧博解其要三當知時可誦可步
可禪可卧無失時宜四當自知所入

法行多少深淺熟與初始志當曰勝
五當知節勿貪美妙適身節食无以
自病六當知衆入比丘衆梵志聖人
君子及士民衆分別知可敬可住可
坐可默可語七當知人觀其所好察
其志能隨意勸導令知聖化如是七
法可得久住又比丘有七惟則法不
衰當善念行一惟經道當如人念父
母父母生子思極一世惟法活人無
數世庚人生死二惟人生無不有苦
憂念妻之家屬所有死各離散不知
所墮若身有罪親不能解知此非常
當念行道三惟精進端身口意取道
不難四惟謙虛無自憍大承事明哲
矜誨未聞愍傷教之五惟降意不馳
六情抑淫怒癡態無有邪行六惟軀
中但感臭穢風寒熱血无可貪者七
惟自觀形如糞土日當念死天地開
闢生民以來無不死者世間如夢所
見歡愛不知為化悟乃覺空當知是
幻勿以自欺如是七法可得久住又
比丘復有六重法當善念行可得久
住一為修身以起慈心依聖旬通諸

清淨者行此重任和一愛敬施於同
學無取無諍勉共守行行二為修口
善行以起慈心三為修意善行以起
慈心四為所見法際若得衣食應器
餘物終不愛藏五為持戒不犯不以
摸質能用勸人六為若從正見得出
正要受道告盡度知見了行此重任
皆以聖旬通清淨用和愛敬施於同
道無取無諍轉相建立共守道行又
復比丘當為愍傷一切蠕動至於蟲
虱必加慈心人之死亡當為悲哀彼
得為人如不聞道家室啼哭亦不知
死魂神所趣唯得道者能知之耳佛
為是故數陳經法經不可不學道不
可不行天下多道王道為大佛道如
是最為其上辟數十人俟共射准有
前中者有後中者要射不止必復中
准又如天下衆流不息皆歸于海比
丘如此行道不止會得解脫如佛法
教轉相承用諷詠佛語常用時誨四
輩弟子展轉相教如是佛經可得久
住彼時佛請賢者阿難俱之巴連弗
邑即受教行佛攝衣鉢歷王舍城去

行半道所頓止王園佛告諸比丘皆聽其為道者當知四諦凡人不知故走長塗宛轉生死無休止時吾是以啓汝意何等四一曰知苦苦是謂真諦二曰苦由習生是謂真諦三曰苦習盡滅是謂真諦四曰苦習盡受道是謂真諦於苦不慧不知故走長塗生死不休當以知此苦諦苦者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以要言之五盛陰苦已覺斯苦能斷愛習是謂得眼為極是生後不復有苦猶習者從愛苦習都盡受道之諦得眼見證為盡是生後不復有已見真諦得道眼者无復生死長塗永絕如是比丘又當復知道得八行何等八一以專心受佛經法二棄愛欲與世無諍三終不為煞盜婬行四不欺讒佞飾惡罵五不嫉妬貪饕不信六念非常苦空非身七觀形中臭穢不淨八不貪身知當歸土諸往古佛皆見此四諦諸當來佛亦見此四諦其有貪慕家居恩愛及樂世間榮名之壽者終不得是度世

之道道從心生心淨者乃得道其次心端不犯五戒可得上天其次信道好學經法後可得作人若都欲斷絕地獄畜生餓鬼道者當以一心奉行經戒今佛為天下解脫生死開現正道其欲學者當諦思惟佛與賢者阿難前到巴連弗止城外神樹下諸梵志居士聞佛從諸弟子來皆出城外欲覲見供養佛有持席薦有持毾㲪有持水漿及錠燈者行詣佛所稽首畢一面坐佛告諸梵志居士人在世間好貪欲恣意者有五消耗一自放恣財產日減二自放恣危身失道三自放恣衆人不敬死時有悔四自放恣醜名惡聲周聞天下五自放恣身死魂神墮三惡道人能降心不放恣者有五豐德一自撿攝財產日增二自撿攝得近道意三自撿攝衆人所敬至死無悔四自撿攝好名善譽周聞天下五自撿攝身死神生天上福地人不自恣有此五善宜思念之佛為衆人說法正化若干要語无不歡喜皆前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於是

佛起到阿衛隈坐一樹下持神心道眼見上諸天使賢神守護此地賢者阿難從燕坐起稽首畢一面住佛問阿難誰啚此巴連弗起城郭者對曰是摩竭大臣雨舍所建所其欲以遏絕越祇佛言善哉善哉雨舍之賢乃知啚此吾見忉利諸神妙天共持此地其有土地為天神所護必安且貴又此地者近天之中主此地神名曰人意人意所護其國久而益勝必多聖賢仁智豪俊餘國弗及亦莫能壞此城久久如欲壞時當以三事一者大火二者大水三者中人與外人謀乃壞此城雨舍聞佛與衆弟子俱遊到此即乘王威嚴車五百乘出城欲覲見供養佛到即下車步入園門見佛歡喜貌色恭辭氣重揖讓畢一面坐佛為說法正化若干要語雨舍歡喜乃避坐言欲設微食願與聖衆俱屈威神佛以默如可之即起稽首繞佛三匝而歸大臣歸乃通夜具作好食嚴室內施牀座早行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即攝衣持鉢與衆弟

子俱到其舍就高座於衆前坐雨舍
手自斟酌醼羡奉鉢致漿行澡水畢
住白佛言已所施福願佛呪願此國
土民一切天人使長得安佛呪願言
佛助尒喜為天人供養士民作導飯
佛比丘僧稱譽正法受道慧語奉行
經戒都呪願此可敬知敬可事知事
博施兼愛有慈哀心使汝一切常獲
福利得見正道大臣歡喜佛復言汝
於今世雖有官事緣由此福後必解
脫若人得飯佛及真賢持戒者沙門
呪願終不徒棄又當以知若欲在官
及居位者不可有貪心不可侈心不
可憍心不可虐心不可快心去此五
者後無咎悔死得上天除惡道罪佛
說已從坐起出東城門雨舍追侍曰
當名此門為瞿曇門佛度津渚又追
名之為瞿曇津是時人民有乘舫舟
渡者有乘小舩或乘竹簰及木桴渡
渡者甚衆佛坐定意自思往昔未作
佛時身所更來乘此桴舡不可復數
今以解脫不復乘此亦使我諸弟子
得離是佛從定覺自說頌曰

佛為海舩師　法橋渡河津　大乘道之典
一切渡天人　亦為自解脫　度岸得昇仙
都使諸弟子　縛解致泥洹
彼時佛請賢者阿難俱之拘利邑受
教皆行到坐樹下佛告諸比丘皆聽
當持淨戒當思定意當解慧行此三
者禪譽既豐又得離於婬怒癡垢是
謂正度欲疾望此當力自解用盡是
生入清淨行務如應作而知一心以
善其性與世無諍已知世事宜自憂
身靜居內思意志即明三垢已除便
自得道心不復走亦無所著譬如國
王為万姓主比丘自思惟能万端皆
心為主佛與阿難俱到喜豫邑止河
水邊捷祇樹下諸弟子且入城乞食已
澡洗畢還礼佛住白佛言是國多疫
到有死者朝所共聞有清信士玄黮
時仙初動或震叔良快賢伯宗兼篤
德稱淨高十人皆死是輩喪身當趣
何道佛告諸比丘此十人者已斷自
然魂神上生十八天上到不還地不
復來下受世間法又是國死非但此
也佛天眼見五百清信士悉如難提

等離三垢五道斷死皆上生不還之
地止取泥洹又有三百清信士已斷
三結無婬怒癡昇頻來地後來下生
當見苦際復有五百清信女皆得四
喜三結盡得溝港離三惡道生天人
中不過七世當得應真於是佛謂諸
比丘汝說彼死者為撓擾佛也然吾
為佛不復受此亦當何懼微哉妙矣
生死有時夫諸佛興雖曰生於世不
佛法情矣何則如來法情已止無所
不覺已了是生現說分明所謂妙者
從有是令得是無有是不得是從是
起令是生是滅者乃都滅所以者何
用有欲求故為不明緣不明行緣行
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緣六入更
樂緣更樂痛緣痛愛緣愛受緣受有
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苦懣惱致
是具足苦性習有生死之本轉如車
輪行無休息從癡不明故有生死假
令不明無餘無欲以滅則行滅行滅
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
入滅六入滅則更樂滅更樂滅則痛
滅痛滅則愛滅愛滅則受滅受滅則

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致是具足苦性習有為都滅矣故先為若說癡者有生死慧者持道不復生死當思念此挫其心乃不持復更生死之道又欲近道當有四喜宜善念行一曰念佛意喜不離二曰念法意喜不離三曰念衆意喜不離四曰念戒意喜不離念此四喜必令具足而自了見當望正度求解身要可以除斷地獄畜生鬼神之道以致溝港不墮惡地雖往來走天上人中不過七生自得苦際彼時佛請賢者阿難俱之維耶離國即受教行佛樂拘利歷城中去到止城外故望女奈氏園奈女聞佛從諸弟子自越祇來即嚴車衣服從五百女弟子俱出城詣奈園欲跽拜侍覲佛遥見其五百女來勑諸比丘見是皆當伾頭內觀自端汝心彼好莊衣辟如畫瓶雖表彩色中但屎尿當知好女皆盡畫瓶輩也夫為道者不當惑彼故當健制志惟分別是奈女來亦從我教何謂健制已生惡法能即斷却治性

精進自攝意端未生惡法能令不起治性精進自攝意端未生善法意能發生治性精進自攝意端已生善法志立弗忘能使增廣治性精進自攝意端是以當為宇破筋骨自碎身體不隨心而為惡是為健制何謂志惟惟內身循身觀惟外身循身觀以內外觀思念分別斷不使意惟內痛循痛觀惟外痛循痛觀以內外觀思念分別斷不使意惟內意循意觀惟外意循意觀以內外觀思念分別斷不使意是為使意惟內法循法觀惟外法循法觀以內外觀思念分別斷不使意是為志惟何謂分別知可行不可行從其正能別行是為分別夫能健制志惟分別乃為有力非謂壯士多力而為健也能去惡就善是謂最健自吾求佛與心諍以來其劫無數用不聽邪心故今得為若世間作佛亦可休止汝意久在不淨之中可自拔擢免斯衆苦見是女來當如我教於是奈女到稽首畢一面坐佛問言今汝諸女意何如對曰受佛大恩得聞法教愚

癡醒悟夙夜自勑不敢邪心佛告奈女好邪婬者有五自妨一者多聲不好二者王法所疾三者懷異多疑四者死入地獄五者地獄罪竟受畜生形皆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婬者有五增福一者多人稱譽二者不畏縣官三者身得安隱四者死上天生五者從立清淨泥洹道是以當自患獸母人生病月期不淨拘絆捶杖不得自在受行經戒可得如佛清淨之道佛為奈女說法正化若干要語奈女歡喜避坐長跪白言欲設微食願佛聖衆俱屈威神佛以默然可之即作礼而去去未久維耶離豪姓有諸離車閒佛從諸弟子來去城七里即乘王威嚴四色車出欲見佛諸離車中有乘青馬青車青衣青蓋青幢青幡官屬皆青有乘黃馬黃車黃衣黃蓋黃幢黃幡官屬皆黃有乘赤馬赤車赤蓋幢幡官屬皆赤有乘白馬白車衣蓋幢幡官屬皆白佛見車騎數十万衆填路而來即告諸比丘汝欲見忉利天上天帝苑中侍從出入者如此無

異耶諸離車到皆下車步入柰園作
礼畢一面坐佛為大衆說法正化有
一人字并賢避坐起整衣服向佛自
陳言每聞佛功德巍巍甚大天上天
下無不傾動常從在所夙夜敬仰服
重清化不敢有惱佛語并賢天下歡
哲乃知敬佛夫敬佛者自得其福死
皆上天不墮惡道於是并賢說頌
讚曰
敬謁法王來　心正道力安　寂勝号為佛
名顯若雪山　譬華淨无疵　得喜如近香
方身觀无猒　光若露燿明　唯佛智高妙
明威無瑕塵　願奉清信戒　自歸於三尊
是時坐中五百豪姓各解身上衣以
授并賢并賢持衣前白佛言是諸尊
者聞善言喜共以五百上衣奉獻世
尊願哀受之佛受已告言傳士當知
佛為如来至真等正覺明行成已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
佛衆祐出興於世有五難有自然之
法何等五佛出教化天下釋梵沙門
梵志龍神帝王以自然慧為世現證
開說真道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

亦善至要義具清淨究暢一切敷演
是一難有自然法也佛說經於天下
聞者皆樂信學諷誦端身口意去邪
入正是二難有自然之法也天下人
民聞佛經道意去開解深之思惟皆
得明慧是三難有自然之法也天下
人民聞佛教誡多以愛敬出三惡道
生天人中獲大利是四難有自然之
法也天下人民聞佛道奥深妙法言
解本生死緣之事斷情絶欲皆得出
要第一精進得應真道第二精進得
不還道第三精進得頻来道第四精
進得薄港道是五難有自然之法也
凡人於佛而有反復之心以施少善
者皆得大福不唐棄也是故并賢當
自勗勉以學此得佛說已諸離車從
坐起整衣服叉手言本欲請佛而柰
女以奪我先願須後日我等多務欲
還請辭佛言可當知時時即皆稽首
佛足繞三匝而去柰女通夜作濃美
食嚴飾室内晨施牀座行白佛言食
具足辦唯聖知時佛與衆弟子俱到
其舍就高座於衆前坐柰女手自斟

酌奉鉢致漿行澡水畢取小牀坐佛
前欲問法佛言我代若喜好布施者
後無怨畏多得稱譽善名日增衆人
愛敬人能無慳仁慧為智如是無垢
安隱生天上諸天相娛樂佛為柰女
說法正化若干要說已皆歡喜佛請
賢者阿難俱至竹芳邑止城北林樹
下是歲竹芳邑飢饉穀糴騰貴佛告
諸比丘是間飢饉乞求難得汝等宜
分部行別到維耶及越祇諸聚邑可
以無乏受教當行佛言比丘當知自
損得善無喜得惡勿憂食取支身勿
貪求美但坐嗜味愛求之故生死不
絶夫知節身能自損者可得定意佛
為說法正化若干要語皆歡喜札佛
去各分部行到諸國邑佛獨與阿難
俱到衛沙聚是時佛身疾舉軀皆痛
佛念痛甚而弟子皆不在當須衆来
乃取泥洹宜為是疾自力精進以受
不念衆想之定即如其像正受三昧
思惟不念衆想之定以是忍意而自
得聞賢者阿難從一樹下起詣佛稽
首畢一面住問佛消息疾寧瘳損聞

聖體疾實用憂懼世尊得无欲取泥洹願有教令於衆弟子佛報阿難佛豈與衆相違遠乎吾亦恒在比丘衆中所當施為教誡以具前後所說皆在衆所但當精進案經行之向吾疾生舉軀痛甚即思不念衆想之定意不著疾故忍中正要者阿難我所說法中外備悉佛為法師无所遺忘所當施行自足可知我亦已老年且八十形如故車無牢無強吾本說生死有時無生不終極上有天名不想入其壽八十四千万劫彼亦有死是以佛起經於天下咸亦泥洹大道以斷生死之本我今都為有身作錠令身歸為法教錠令法自歸彼何謂錠何謂自歸謂是專心在四志惟一惟觀身二惟觀痛三惟觀意四惟觀法健制思念斷不使想是為一切作法教錠當以自歸吾為此已重說如欲解者當精進行中外戒法必使如常其有自歸覺佛經道皆佛子孫今我委棄轉輪王位為天下作佛憂度三界汝等亦宜自憂其身以斷衆苦彼避雨

時補繕衣畢佛請賢者阿難俱至維耶離受教即行既到止猨猴館行乞食畢滌鉢澡洗又與阿難俱到急疾神地佛言阿難維耶離樂越施亦樂今此天下十六大國其諸郡邑皆樂懌連然河多出黃金閻浮提地五色晝人生於世以壽為樂若比丘比丘尼知四神足是為拔苦多修習行當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不啻如是阿難佛四神足已多習行專念不忘在意所欲如來可止一劫有餘佛重說是至再三時阿難意沒在邊想為魔所蔽矇矇不悟默而不對佛言阿難汝去到一樹下靜意自思即受教一處坐時魔波旬來白佛意无欲可般泥洹教誨已周已訖可滅度矣　昔者佛遊偃留河上解說諸老曰吾為佛雖得自在不貪久住非謂今也所度亦畢可般泥洹佛報波旬吾所以至於是未滅度者須我衆比丘及比丘尼令皆智慧承用經戒勸請未入使學者成亦以須我請清信士及清信女令得智慧承用經戒未

入者入受法者成如是波旬吾以待此四輩弟子皆得法意展轉相教解諸童蒙使學成就是以至今未滅度耳魔曰可足時已畢矣佛言汝默如來不久是後三月當取泥洹魔心乃悅歡喜而去佛即正坐定意自思於三昧中不住性命棄餘壽行當此之時地為大動空中清淨佛之光明微照無窮諸天神來側滿虛空佛從定覺自說偈曰

無量衆德行　有為吾今捨　近遠應度者
已度應度者

賢者阿難心驚毛豎疾行詣佛稽首畢一面住白佛言甚哉世尊地動乃尒是何因緣佛語阿難凡世地動有八因緣何等八天下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止於空空中大風有時自起則大水擾大水擾則普地動是為一也有時得道沙門及神妙天戒德隆咸欲自試力手按少地則普地動是為二也若始菩薩從第四天下入母胎明哲慈意欲見道化開發愚矇乃放神光震動天地令梵釋魔沙門梵

志一切見明是為三也若菩薩生出母胎時德感諸天淨無雲曀神光遠照則普地動是為四也至於菩薩得無上道正真佛時普地大動天神四布稱揚佛名是為五也及已作佛初大會時法輪三轉天人則解此彼菩薩昇成大道光明遠照時普地動是為六也佛教將畢欲棄壽行不住性命乃大放光勸發天人則普地動是為七也如佛衆祐臨當棄身般泥洹時明無不照天神衆至則地普動是為八也阿難言今佛已為捨性命耶佛言已捨阿難曰昔聞佛說若有弟子知四神足多修習行專念不忘在意所欲可止不死一劫有餘而佛道德過殊於此亦不可久止乎佛報阿難今汝言之豈不過耶吾與汝言四神足者乃至再三而若徑默浸在暗昧不發明想為魔所蔽而復何去具佛所說言一出口寧自違乎對曰不也如是阿難夫不智者既自發言而追違之我無是也阿難再涕曰亦何駛哉佛取泥洹一何疾哉世間眼滅

彼時佛勑賢者阿難請維耶離國猶行比丘受教即請悉會講堂稽首畢一面住佛告諸比丘世間無常无有牢固皆當離散無常在者心識所行但為自欺恩愛合會其誰得久天地須弥尚有崩壞況于人物而欲長存生死憂苦可猒已矣佛後三月當般泥洹勿怪勿憂且夫一切去来現佛皆從法得經法且存但當自勉勤學力行持清淨心趣得度脫心識情休則不死不復生亦不復走於五道捨一身受一身也五陰已斷乃無飢渴寒熱憂悲苦惱之患人知正心天上諸天皆代人喜當以降心柔弱自損勿隨心行心之行無不為得道者亦心也心作天心作人心作鬼神畜生地獄皆心所為也從心行得起諸法心作識識作意意轉入心心也者取為長心志為行行作為命賢愚在行壽夭在命夫志行命三者相須所作好惡身自當之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今佛為天上天下所尊敬者皆志

所為是故當以正心行法唯行法者能現世得休現世得安宜善取持諦受諷誦靜意思惟然則我清淨法可得久住可以愍度世間衆苦道利綏寧諸天人民比丘當知何等為法謂是四志惟四意端四神足四禪行五根五力七覺八道諦如受行可得解脫令法不衰彼何謂四志惟惟內身循身觀惟外身循身觀以內外觀分別思念斷癡惑意惟痛之觀及意與法皆如初說何謂為四意端已生惡法能即斷却治性精進自攝意端未生惡法制使不起治性精進自攝意端未生善法即能發生治性精進自攝意端已生善法志立不忘能使增踰精進意端何謂為四神足思惟欲定以滅衆行具念神足其欲不邪不取無捨常守清行惟精進定惟意志定惟戒習定皆同文如初說何謂四禪棄欲惡法但念但行志樂無為成一禪行念行已滅內守一心志在恬靜成二禪行惟觀無姪心安體正分別見真成三禪行已斷苦樂无憂喜

想意已清淨成四禪行何謂五根一為信根意向四喜二為精進根治四意端三為念根念四志惟四為定根思四禪行五為智根見四真諦何謂五力一為信力喜意不壞二為精進力常能健制三為念力得志惟觀四為定力禪意不亂五為智力以道自證何謂七覺志念覺意法解覺意精進覺意愛喜覺意一向覺意惟定覺意行護覺意何謂八道正見正思正言正行正命正治正志正定是為度世清淨之法彼時佛請賢者阿難俱至拘利邑即受教行佛樂維耶過國中出城門迴身右轉視門而笑賢者阿難即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問曰自我得侍二十餘年未曾見佛行以無緣如迴身視門而笑是何因緣佛言如是如是阿難佛之儀法不妄迴身虛而笑也是我最後見維耶離故視笑耳於是佛自頌曰

是吾之最後　遊觀維耶離　將遊彼泥洹
不復受有身
有異比丘亦讚頌曰

佛稱此末後　身行極於斯　若遂淪清虛
於何覩聖來
佛與阿難俱到拘利止城北林樹下告諸比丘當護淨戒當思定意當解智慧夫以守戒有定慧者成大德致豐譽永離貪婬瞋恚愚癡可得應真欲以現世望正度者當加自解令盡是生入清淨道已如應行乃自知身後不復受佛復請賢者阿難俱之健持邑止城北樹下坐告諸比丘當守淨戒思惟定意求解智慧守淨戒者不隨三態惟定意者心不放散已解慧者去離受欲行無塵礙有戒定慧德大豐譽又離三垢終得應真欲以是身望得正度當勤求解令盡是生入清淨道作如應行乃自知滅後不復受佛又與阿難俱過掩滿邑及出金邑授手邑華氏邑至善淨邑處處為弟子說此三要曰當護戒當思定當解慧守此三者德豐譽大消婬怒癡是謂正度已有戒心則定心成定心已成則智心明如染淨絜受色明好有此三心則道易得但當一意勤

身求解令盡是生已入清淨行如應者自知極此不復受生若不能具戒定慧行欲度世難有此三者意自開解坐而思惟便見五道天上人中地獄畜生鬼神分明悉知衆生意志所念辟如溪水清其中沙礫青黃白黑所有皆見得道之人但心清故所視悉見欲得道者當淨其中心如水渾濁則無所見持心不淨不得度世師所見說弟子當行師同不入弟子心中就正其念念意端者道自得矣佛已樂善淨又請賢者阿難俱之夫延邑止城北樹下坐晡時阿難從燕坐起到佛所稽首畢又手問曰倉卒欲知地動幾事佛語阿難有三因緣一為地倚水上水倚於風風倚於空大風起則水擾水擾則地動二為得道沙門及神妙天欲現感應故以地動三為佛力自我作佛前後已動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無不感發天人鬼神多得聞解阿難歎曰妙哉佛為無倫以自然法無不感動至德至道魏魏乃尒佛言如是如是阿難佛德不

小乃從無數劫積累功德奉行諸善自致作佛有是神妙自然法化一切知一切見無不入無不化憶念我昔以慈悲心若干百千人天下諸王君子衆化住相見隨其像貌為安慰說經道周流教化使得善意如是現化遍於八方隨其國俗服飾語言相其人行何法知何經而為演說授以正道樂義言者為設典教解道理者為說上要堅立其志已而捨沒設王君子莫知我誰後皆躭味敬承法化是為佛之清妙自然法也又我阿難得佛力遍入現化以佛儀法入沙門衆為之師導已後化入梵志之衆又居士儒林異學隨其被服聲音語言授與經道一切成就為錯横法已而捨歿子曹皆受我教而莫我知是佛之難有自然法也佛亦上入第一四天王遍上第二忉利天第三焰天第四兜術天第五不憍樂天第六化應聲天周印魔又上第七梵天第八梵衆天第九梵輔天第十大梵天第十一水行天第十二水微天第十三水無

量天第十四水音天第十五約淨天第十六遍淨天第十七清明天第十八守妙天第十九玄妙天第二十福德天第二十一慈淳天第二十二近天第二十三快見天第二十四無結愛天我皆周遍若干百千人是諸天隨形貌與相見樂清淨者為說清淨達道意者勸使布化在清人者立以大其解法情即授以要誘勸導利化使得道訖輒捨歿彼諸天輩莫知我誰是佛之難有自然法也上餘四天皆無形聲故佛不往第二十五空慧入天第二十六識慧入天第二十七不用慧入天第二十八不想入天如是阿難佛恩廣大無不成慘然而難值佛出世間如漚波羅華時時有耳佛所說法亦難聞聞已聞經法當受護持護持云何我滅度後若有比丘言我見佛口受是法是律是教然其言說不近不經而虧損法當持法句經所言律所見為解說之若經不入與法意諍則當諫謂正賢者且聽佛不說是吾子妄受與法意違非法非律不

如佛教當知棄是若有比丘言我所止得依聖衆有法戒者面受是法是律是教然其言說不近不經虧損正法當持法句經義律語為解說之若經不入與法意諍則當諫謂賢者且聽比丘衆者知法曉律此非法律吾子妄受不應於經與法意違不如佛教當知棄是若有比丘言我面從耆舊長老者口受是法是律是教然其言教不近不經虧損正法當持法句經義語為解說之若經不入與法意違則當諫謂賢者且聽耆舊長老知法曉律此非法律吾子妄受不應於經與法意違不如律教當知棄是若有比丘言我得近賢才高明智達福慧衆所宗事面從受是經法律教然其言說不近不經虧損正法當持法句義解說之若經不入與法意諍則當諫謂正賢者且聽賢哲高明曉法律此非法律吾子妄受不應於經與法意違不如教佛知棄是又復阿難若有言我得從佛受是法語而其言謀不合經法若有言我從依聖衆奉

法者受而其言謬不合經法若復言我口從耆舊長老受是其言錯謬不合經法若言我從賢才高明智大福慧面受是語而其言非不合經法當舉佛語以解曉之趣使其人入經承律以為詳說佛經法教聖衆所承長老所明賢才所識賢者諦受如律教無得諍當知持是四若彼阿難有是四暗虧損正法當為分別令棄邪媚受四正意是為受持護法者也其不承經戒者衆比丘當黜之稊稗不去害善穀苗弟子不善壞我道法當相撿挍無得以佛去故不承用教世有沙門奉行經戒則天下得福天神皆喜若聞在所有明經比丘長老比丘新人學者當從諮受如是則清信之士清信之女樂供衣食牀卧疾藥比丘同道不可不和其墮地獄三惡道者皆不和故耳比丘不可轉相形笑言我知經多汝知經少知多知少各自行之言說應經者用不合者棄是佛所說比丘所受必善持之若令如後凡講論經當言聞如是一時佛在

某國某處與某比丘俱說是經若其經是不得苟言非佛所說相承用如是者比丘法可得久住彼時佛請賢者阿難俱之波旬國弟子皆行佛以樂夫延歷城中去到止城外禪頭園中波旬豪姓有諸華氏聞佛來到皆出作礼稽首畢一面坐佛告諸華氏智者居家恭儉節用所奉有四用得歡喜一為供養父母妻子二為瞻視人客奴婢三為給施親屬知友四為奉事君天正神沙門道士是謂知生全身安家得力得色富足名聞死得上天佛為諸華氏說法正化若干要語皆歡喜去有華氏子淳獨留起整衣服長跪白佛欲設微食願與聖衆俱屈威神佛以慈哀默而可之淳喜為札而歸調作濃美嚴飾室內晨敷牀座畢行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與弟子俱到其舍就高座於衆前坐淳手自斟酌奉鉢致漿有惡比丘已欲取器佛知之淳念聖恩善意供養行澡水畢取小牀坐佛前說頌問曰

請賢聖慈智　已度到彼岸　法御為折諍
將幾沙門輩

佛告淳沙門有四當識別之一曰行道殊勝二曰達道能言三曰依道生活四曰為道作穢何謂殊勝佛所說法不可稱量能行無比降心能度愛畏為法御導世間是輩沙門為最殊勝何謂能言佛所稱貴微妙之法體解其情行之不謬亦能為人演說道迹是輩沙門為愍能言何謂依道念在自守勤綜學業一向不迴孜孜無倦以法自養是輩沙門為知生活何謂作穢恣意所樂依恃種姓專為穢行為衆致議不敬佛語亦不畏罪是輩沙門為道作穢凡人見聞將謂在道學淨智者如此而已當知是中有真有偽有善有惡不可齊同以為一也彼不善者為賢致謗是故佛律黜夫惡者辟如苗中生草不去害禾世多此輩內懷穢濁外如清淨若知福者信心奉道終不為彼起恨想也識善之人修已遠惡除欲怒癡故得道疾佛說已淳歡喜

般泥洹經卷上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般泥洹經卷上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五二五頁上一行經名，諸本（不含石，下同）作「佛說方等泥洹經卷上」。卷末經名同。

一　五二五頁上二行譯者，資、磧、普作「新爲失譯附東晉録」。南、徑清作「失譯人名附東晉録」。

一　五二五頁上一〇行第三字「言」，磧、普、南、徑、清作「啟言」。

一　五二五頁上二一行「正躁」，磧、普、南、徑、清作「止躁」。

一　五二五頁中六行「講論」，諸本作「講議」。

一　五二五頁下三行第五字「置」，諸本作「宜」。

一　五二五頁下一一行「絶望」，磧、普、南、徑、清作「絶婬」。

一　五二五頁下一九行「不入」，諸本作「不久入」。

一　五二六頁上一一行「礼貺」，磧、普、南、徑、清作「禮賂」。

一　五二六頁中一一行「日勝」，諸本作「日勝」。

一　五二六頁中四行「分別」，磧、普、南、徑、清作「當分別」。

一　五二六頁中八行「當善」，資作「當言」。

一　五二六頁中九行「思極」，徑作「恩極」。同行末字「無」，磧、普、南、徑、清作「至無」。

一　五二六頁中一一行「妻之」，徑作「妻子」。

一　五二六頁中一五行「不馳」，資作「不耻」；磧、普、南、徑、清作「不聽」。

一　五二六頁中一七行「臭穢」，諸本作「臭處」。

一　五二六頁下八行「清淨」，磧、普、南、徑、清作「清淨慧」。

一　五二六頁下二二行「佛請」，諸本作「佛語」，下同。

一　五二七頁上四行「知苦苦」，磧、普、南、清作「知苦尤苦」；徑作「知苦無苦」。

一　五二七頁上六行第一二字「盡」，諸本作「盡滅」。

一　五二七頁下五行第一〇字「所」，徑作「肇」。

一　五二八頁上二行「醨美」，諸本作「腆美」。

一　五二八頁上一二行「在官」，磧、普、南、徑、清作「仕官」。

一　五二八頁上一五行「咎悔」，磧、普作「各悔」。

一　五二八頁中一二行第七字「走」，徑作「起」。

一　五二八頁中一五行「且入城乞食已」，資、普、南、清作「且入城食已」；磧、徑作「旦入城食已」。

一　五二八頁中一七行首字「到」，諸本作「癘」。

一　五二八頁中一八行「或震叔艮」，磧、普、南、徑、清作「戒震淑良」。

一　五二八頁中二二行「下受」，磧作「不受」。

一　五二八頁下一〇行首字「佛」，磧、普、南、徑、清作「住」。

一　五二八頁下一七行「懣惱」，資作「滿心惱」；磧、普、南、徑、清作「懣心惱」。

一　五二九頁上二行「懣惱」，諸本作「懣心惱」。

一　五二九頁上五行第二字「持」，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二九頁上一七行「跽拜」，資、磧、普、徑、清作「跪拜」。

一　五二九頁中一五行「別行」，磧、普、南、徑、清作「發行」。

一　五二九頁中一九行「今得」，諸本作「令得」。

一　五二九頁下三行「懷異」，磧、普、南、徑、清作「懷畏」。

一　五二九頁下五行第二字「皆」，磧、普、南、徑、清作「皆欲」。

一　五二九頁下八行末字「母」，諸本作「女」。

一　五二九頁下一八行「黃蓋」，諸本無。

一　五二九頁下一九行「赤車衣」，諸本作「赤車赤衣」。

一　五三〇頁上六行「有惱」，磧、普、南、徑、清作「有忽」。

一　五三〇頁上一二行「燿明」，磧、普、南、徑、清作「耀明」。

一　五三〇頁上一七行「傳士」，諸本作「溥士」。

一　五三〇頁中五行「意去開解深之思惟」，磧、普、南、徑、清作「志意開解深入思惟」。

一　五三〇頁下六行「要說」，諸本作「要語」。

一　五三〇頁下一八行「弟子」，磧、普、南、徑、清作「諸弟子」。

一　五三一頁上七行「正要」，諸本作「止要」。

一　五三一頁上一〇行「本說」，諸本作「本已說」。

一　五三一頁上一三行「咸示」，磧、普、南、徑、清作「咸亦」。

一　五三一頁上一五行首字「歸」，磧、普、南、徑、清作「自歸」。

一　五三一頁上一八行「使想」，磧、普、南、徑、清作「使意」。

一　五三一頁中一行「繕衣」，資作「縫衣」。

一　五三一頁中四行「越施」，磧、普、南、徑、清作「越祇」。

一　五三一頁中七行首字「畫」，磧、普、南、徑、清作「如畫」。

一　五三一頁中八行末字「當」，磧、普、南、徑、清作「常」。

一　五三一頁中一五行第一二字「曰」，資無；磧、普、南、徑、清作「白」。

一　五三一頁中一三行「曚曚」，磧、普、南、徑、清作「懞懞」。

一　五三一頁中二二行首字及第一二字「請」，諸本作「諸」。

一　五三一頁下九行「側滿」，磧、普、南、徑、清作「塊滿」。

一 五三一頁下一一行「近遠應度者」，磧、普、南、徑、清作「近来一切安」。

一 五三一頁下二二行「欲見」，磧、普、南、徑、清作「欲現」。同行「愚矇」，諸本作「愚蒙」。

一 五三二頁上四行「正真」，磧、普、南、徑、清作「正證」。

一 五三二頁上七行「昇成」，磧、普、南、徑、清作「證成」。

一 五三二頁上一一行「地普動」，磧、普、南、徑、清作「普地動」。

一 五三二頁上一九行末字「具」，磧、普、南、徑、清作「且」。

一 五三二頁中九行「且存」，磧、普、南、徑、清作「具存」。

一 五三二頁中一八行「心也者取」，資作「心者取」；磧、普、南、徑、清作「心者最」。

一 五三二頁中二〇行首字「夭」，諸本作「尤」。

一 五三二頁下四行「道利」，磧、普、南、徑、清作「導利」。

一 五三二頁下一八行「清行」，磧、普、南、徑、清作「淨行」。

一 五三三頁上一九行「虛而」，磧、普、南、徑、清作「而虛」。

一 五三三頁上二一行「將遊」，磧、普、南、徑、清作「將逝」。

一 五三三頁中一三行「愛欲」，諸本作「愛欲」。

一 五三三頁中二二行「淨潔」，磧、普、南、徑、清作「淨氎」。

一 五三三頁下二一行「聞解」，磧、普、南、徑、清作「開解」。

一 五三四頁上四行「千人」，諸本作「千入」，下同。

一 五三四頁上一〇行「堅立」，磧、普、南、徑、清作「竪立」。同行「設王」，磧、普、南、徑、清作「諸王」。

一 五三四頁上一四行第一三字「又」，磧、普、南、徑、清作「又入」。

一 五三四頁上一六行「爲錯横法」，磧、普、南、徑、清作「爲厝模法」。

一 五三四頁上二一行「周印魔」，諸本作「周匝魔界」。

一 五三四頁中四行「懿淳天」，磧、普、南、徑作「懿淳天」。

一 五三四頁中五行首字「天」，磧、普、南、徑、清作「際天」。

一 五三四頁中八行「在清人者立以大」，磧、普、南、徑、清作「在清仁者立以大道」。

一 五三四頁中九行第八字「要」，磧、普、南、徑、清作「法要」。

一 五三四頁中一五行「成慘」，磧、普、南、徑、清作「成濟」。

一 五三四頁中一六行「時時」，徑作「時一」。

一 五三四頁下一一行「經義語」，磧、普、南、徑、清作「經義律語」。

一 五三四頁下一四行「律教」，磧、普、南、徑、清作「佛教」。

一 五三四頁下一五行「達福」，磧、普、南、徑、清作「大福」。

一 五三四頁下二一行「教佛知」，諸本作「佛教當知」。

一　五三五頁上一三行「用教」，磧、普、南、徑、清作「用教也」。

一　五三五頁上一六行「新人」，磧、普、南、徑、清作「新入」。

一　五三五頁上二二行「若令」，諸本作「若今」。

一　五三五頁中九行「供養」，諸本作「敬養」。

一　五三五頁中一七行「濃美」，諸本作「腆美」。同行「敷牀」，諸本作「施牀」。

一　五三五頁中一八行「弟子」，諸本作「衆弟子」。

一　五三五頁中二〇行「已欲」，諸本作「已飯」。

一　五三五頁中二三行「賢聖」，磧、普、南、徑、清作「質聖」。同行「折疑」，諸本作「析疑」。

一　五三五頁下一行「有四」，諸本作「有四輩」。

一　五三五頁下四行「能度」，諸本作「態度」。

一　五三五頁下八行「爲愍」，諸本作「爲敏」。

一　五三五頁下一一行末二字至次行首二字「專爲穢行」，諸本作「專造濁行」。

一　五三五頁下二〇行「除欲」，資作「降欲」。

趙城縣廣勝寺

般涅洹經卷下

不載譯人附東晉錄

彼時佛請賢者阿難俱之拘夷邑已樂波旬歷城中度行半道所佛疾生身背痛止樹下坐勅賢者阿難持鉢到拘遺河取水則受教行是時五百乘車厲渡上流水濁未清阿難行取水還住白佛言向羣車過水濁未清適可澡洗有熙連河去此不遠請取可飲佛取鉢水澡面洗足於是以忍疾又得閒時諸華大臣字福罽行遥見佛諸根寂嘿得上調意之滅淨具顏色明好心歡喜前礼佛揖讓畢一面住佛問福罽汝於何得法喜對曰由於比丘力藍昔我行道見力藍坐樹下是時道上五百乘車過有人後到下車問比丘見前羣車不荅言不見又曰寧聞車聲不荅言不聞曰時卧耶言我不卧自思道耳其人歎言車聲哅哅覺而不聞用心何專難有乃尒五百車聲尚且不聞豈他聞哉即施之以一染布衣我時聞此甚加其志遂得法喜至于今日佛問福罽汝知雷電霹靂孰與五百車聲對曰正使千車疾馳同響猶不能暨佛言曩昔一時吾遊阿沉其日晡時天暴雷雨震電霹靂煞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世尊獨不聞乎吾言我定意覺仿佯經行一人来稽首作礼隨我而步吾問是何忿忿其人言向者霹靂煞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世尊獨不聞乎吾言不聞曰時卧耶荅言不卧自三昧耳其人亦歎言希聞得定如佛者也夫名霹靂聲聒天地而得寂定不聞者哉其人心悅亦得法喜福罽讚曰

遇哉覩佛者　何人不得喜　福願與時會
令我獲法利
佛荅頌言

愛法者卧安　得喜志念清　真人所說法
賢者常樂行　法護行法者　如雨之潤生
於是大臣勅其僕歸取新織成黃金
氎手奉獻曰知佛不用願哀納之
佛受其氎為說法之正化若干要語
福罽避坐言從今日始身自歸佛自

歸道法自歸聖衆受清信戒身不然
不妄取不婬姙不欺偽不飲酒不啖肉
不敢有犯國事多故當還請辭即稽首
佛足遶三匝而去佛勑賢者阿難取
福罽黃金織成疊來受教奉進佛取
披身阿難見佛光顏從容舒懌明好
殊紫金色長跪白言自我得侍二十
餘年不識有如今日佛面光潤顏色
發明願聞其意佛言阿難有二因緣
佛色發明何等二謂初夜得佛无上
正真之道妙正覺時及至終夜棄所
受餘無為之情取滅度時吾今夜半
當般泥洹故色發明阿難帝言何其
駛哉佛取泥洹何其疾哉世間眼滅
於是佛請賢者阿難至熙連河佛到
河邊著衣入水兩手舉衣自澡浴身
已乃渡河於彼岸住整衣服告阿難
朝從弟子淳飯夜當滅度汝解淳意
佛從汝飯即夜滅度天下有二難得
值若得遭值面供養者既解疑畏且
有正報何等二一為若施飯食令彼
得以食之氣力成無上正真為至聖
佛二為若施飯食令彼得以食之氣

力棄所受餘無為之情而滅度者今
淳飯佛當得長壽得無欲得大富得
極貴得官屬終生天上獲此五福語
淳勿憂宜用歡喜汝一飯佛而獲多
報當知佛者不可不敬經法不可不
學聖衆不可不事阿難白佛如梃比
丘性弊悋急好罵數說佛泥日後當
如之何佛語阿難我泥日後為梃比
丘作梵檀罰令衆默屏莫復與語彼
當為慙而自改悔
彼時佛勑賢者阿難施牀枕我背疾
即施牀枕佛倚右脅屈膝累脚卧思
至真正智之道於是佛請賢者阿難
令說七覺意阿難言唯昔從佛聞一
志念之覺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无
為止不婬捨分散意二法解之覺佛
用自覺成無比聖猗无為止不婬捨
分散意三精進之覺佛用自覺成无
比聖猗無為止不婬捨分散意四愛
喜之覺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為
止不婬捨分散意五一向之覺佛用
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為止不婬捨分
散意六惟定之覺佛用自覺成無比

聖猗無為止不婬捨分散意七行護
之覺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為止
不婬捨分散意佛言阿難已能言之
宜必精進對曰唯能言者當精進如
是阿難仂行者得道疾佛起基坐思
惟法意有比丘說頌曰
甘露化從佛出　疾如聽弟子陳
教以此勸後學　七覺妙宜諸賢
由佛興使我得　清白行無玷缺
學當知正志念　愛喜法精進入
一向專護定意　如法解為淨智
有疾者宜問斯　覺微想除邪思
是疾者為法王　道寶出自此源
彼猶尚請聆法　況凡夫而替聞
勝上首明弟子　来問疾務聽真
在聖哲猶不猒　何況餘欲廢聞
若過時聞道偕　起他想心乖異
如彼為非愛喜　佛之教無雜思
愛喜者一向法　為無為心行寂
是名為法解覺　是名為法解覺
自歸此三世尊　自覺成無比聖
衆行滅智已淳　共學慈大道真
願一切人天神　衆賢必紹教明
今聖師滅度後

尊時講誦法言　願神骨助化行
彼時佛勅賢者阿難汝於蘇連雙
樹間施繩牀令北首我夜半當滅度
受教即施還白已昊佛到雙樹就繩
牀側右脅而卧阿難在牀後垂頭啼
忼慨言一何駛哉佛取泥洹一何疾
哉世間眼滅我諸同志從四方來欲
見佛者望絶已矣佛難復覩難復得
侍來而不見皆當悲慕子何心哉佛
問比丘阿難胡為對曰在後悲泣佛
謂阿難汝莫啼也何則自汝侍佛已
來身行常慈口行亦慈心行亦慈恕
以施安念慮詳審有心於佛雖彼往
昔過佛侍者為最供養不得踰汝亦
彼當來及現在佛之有侍者盡心供
養不得踰汝何者汝達於佛而知宜
適若衆比丘每詣佛時可通見者常
得時宜若比丘尼及清信士清信女
輩每詣佛時可通見者常得時宜每
衆異學及諸梵志居士之輩來詣請
現可通見者常得時宜佛告諸比丘
天下極貴轉輪聖王有四難及自然
之德何等四若其屬國諸剎利王來

親詣朝覲者聖王歡喜現為說法皆
樂聽受遵承奉行是一德也若諸奉
道梵志之輩來親詣朝覲者歡喜引
現為之說法皆樂聽受遵承奉行是
二德也若諸理家居士之輩來親詣
朝覲者歡喜引現為之說法皆樂聽
受遵承奉行是三德也若彼儒林異
學之徒來親詣朝覲者聖王輒現
為之說法皆樂聽受遵承奉行是四
德也
又此比丘賢者阿難亦有四美難及
之德何等四若諸比丘詣阿難所即
歡喜與相見為說經法無不開解樂
受奉行諸比丘尼諸清信士諸清信
女詣阿難所即歡喜與相見為說經
法無不開解樂受奉行是其第一四
德復有四賢者阿難為諸比丘比丘
尼諸清信士諸清信女說經法時心
端言正無有二意聞者恭肅寂然聽
受以寂靜故阿難博識無所忘忽是
其第二四德復有四若諸比丘諸比
丘尼諸清信士諸清信女有不解經
及法律義以問阿難阿難即分別說

皆得解釋出後無不譽阿難者是其
第三四德復有四佛所說十二部經
賢者阿難皆諷誦念識傳為四輩
弟子說如所聞無所增減亦未曾倦
是為阿難第四四德為難可及世間
無比是時有化比丘當佛前住佛言
比丘避莫當吾前賢者阿難白佛言
我得奉侍二十五載不自識有如此
比丘無所關啓而直前者佛言阿難
是化比丘又若干劫為大遵天致神
妙有威德憂畏已除知佛期在夜半
所以來者自今已後永不見佛故阿
難言獨是天知佛當滅度耶佛言從
拘夷城東西南北縱廣四百八十里
諸天側塞無空缺處皆憂歎騷擾不
安其心念言佛滅度疾
賢者阿難問佛言近此左右有聞物
大國王舍大國滿羅大國維耶大國
佛不於彼般泥洹何正於此褊陋小
城佛言阿難無謂此城為褊陋也所
以者何古者是國名拘那越大王之
都城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
嚴好如畫城垣七重下基四層起高

八尋上廣三尋皆作黃金白銀水精琉璃四寶瓦墼其壁牒尉彫文剋鏤地集甎瓿及民室屋皆四寶成俠道自生長多鄰樹樹亦四寶其金樹者銀葉華實其銀樹者金葉華實水精琉璃樹亦如是微風動樹常出五音其聲濡悲如五絃琴樹間浴池池邊集墼步渚相承中四寶臺臺陛欄楯屋壁牀杌一切四寶池中常有雜種蓮華青蓮漚鉢紫蓮拘恬黃蓮文郁紅蓮芙蓉四顧成行其邊道上又有七種奇華香氣馥芬冬夏常生五色光明其國常聞十二種聲為聲馬聲牛聲車聲蚤聲鍾聲鈴聲鼓聲儛聲歌聲諸絃樂聲誦仁義聲歎諸佛尊行聲時有轉輪聖王名大快見主四天下以正法治自然七寶一金輪寶二白為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理家寶七聖導寶王有四神德為童儒時八萬四千歲為太子時八萬四千歲為轉輪王八萬四千歲退服法衣八萬四千歲凡壽三十三萬六千歲是其一神德也王能飛行遊四天下七寶導

從所至臣屬是其二神德也端正美色強健少疾身中和適不寒不熱是其三神德也威神殊勝心常和悅明見正道以法化民是其四神德也王每出遊布施興福恣人所欲求槃與槃求食與食衣被車馬華香錢寶不逆人意滋於民物如父愛子士民慕王如子仰父王每出遊勅御徐行使國士民久得視見體性淳仁四方太平又是其至德也所部諸國凡八萬四千小王每朝覲時王大快見皆請上殿歡喜安慰為說正法問國所乏諸王荅讓受天重賜自足為樂王又勅使各嚴所治令如我殿以正法化勿枉天民輒賜諸王衣冠履靺車轝寶物受詔辭出莫不歡喜是時大王所治法殿長四十里層陛四重悉黃金白銀水精琉璃屋壁欄楯柱梁楯櫨棼橑棟宇其上覆及下地牀坐机筵皆是四寶又法殿上有八萬四千交露轝枰悉施斗帳金交露枰前施銀墮銀枰金枰水精琉璃枰橙亦然其交露間垂華懸果四寶雜厠所覆

帳上金銀織成赤罽文繡綾綺雜色四角珊瑚交露中施四寶獨座其殿四面浴池各縱廣一由延俠池生多鄰樹八萬四千株長一由延諸交露枰大王出者即以駕為彼時快見以其所有施福其衆日旦常請沙門梵志上殿飯食王自思念日月流逝而吾將老當用是五所欲寶館作等欲自約損修清淨行即但與一侍士俱升法殿入金交露坐銀御牀思惟天下貪婬無奇生者要死形骸歸土所有萬物一切無常王起入銀交露坐金御牀念合會者皆當別離戀慕无益當棄恩愛淨修梵行已又起之水精交露坐琉璃牀自念當與老病死覺改心易行除婬怒癡思无為道已又起入琉璃交露坐水精牀專自精思當棄世間貪欲惡法思無為道守惟清淨成一禪行如是至久周遍諸枰於是八萬四千玉女共白第一玉女寶言天后所知我等聞者未復親侍守情執敬願欲朝見荅言諸弟還自嚴飭當俱朝見即告聖導我等婦

女久未親侍敬仰之心皆欲朝見導臣即駕八萬四千爲羣甲金鞜絡用寶珠白爲王朱鬣尾爲第一八萬四千馬羣甲金鞜絡用寶珠力馬王紺青身朱鬣尾爲第一八萬四千車羣華之甲鞜用四寶聖道臣爲第一八萬四千女女載一車玉女寶爲第一諸王導從詣法殿下侍士白言諸爲馬車夫人小王皆來欲見王勅侍士施牀殿下王下法殿見八萬四千女服鞜靡麗時民歎曰是難言也王者嚴女乃至於此玉女對曰我等久遠不得親侍故嚴服來願得朝見

於是王坐諸女皆前稽首畢一面坐玉女寶首白言今是一切諸爲馬車玉女小王自天所有願小願意留心娛志又八万四千國天王都爲第一八萬四千枰大正枰爲第一願天留意以養性命王荅曰第吾所以宿夜約已自損正心行慈者但欲遠離此貪欲耳何則女人嫉妬之態殃及吾身是以捨欲願離斯咎玉女寶垂泣言天王何爲獨割愛欲謂我爲弟離

弃恩情絶羣女望願聞天王所以戒之正心行慈爲之奈何我等亦願相率修之王曰慈心正行不塵諸漏棄損貪欲修德守淨念生日少而命逝疾人物輩非常唯道爲真吾是以於諸爲馬舉枰郡國小王婦女愛欲一切遠離不復繫意欲自憂身觀天地間無生不終諸弟各宜正心行慈無以放恣墮諸漏也玉女寶乃抆淚言今天王約已自損不欲墮漏念生日少而命逝疾潛居憂身守修清淨計諸人物無生不終遠遠所有不以汙意願奉明戒不敢有忘王以慈心荅謝諸女皆遣去還升法殿入金交露蓋蓙悉慈心都忘怨恨無所嫉惡進思大道無量德行普慈世間而自約省已復起入銀交露枰坐念悲心都忘怨恨無所嫉惡進思大道無量德行普悲世間而自約省已復起入水精交露蓙念專心都忘怨恨無所嫉惡進思大道無量德行普和世間而自約省已復起入琉璃交露蓙恭護心都忘怨恨無所嫉惡進思大道无量

德行一切欲譲而自約省以惟行此四大梵行却愛欲意多修清淨王行如是使得自在死時安隱身無痛痒辭如力士美飯一食之傾魂神逝生第七梵天時轉輪王大快見者則敬世我身也如是阿難誰能知此昔我宿命作轉輪王自然七寶行正法有四德常能不貪彼時捕鬼城旁行四百八十里皆在天王城中吾前是時又爲剎利王已六根骨於此地中并彼爲七今得作佛已斷生死從是已後不復造身我亦一切皆已周竟現於東方南方西方北方隨方教化三月輙移終指骨此

賢者阿難白佛言佛滅度後當作何塔佛言汝嘿梵志居士自樂爲之又問梵志居士爲塔法當云何佛言當如轉輪王法用新刼波錦纏身體已以五百張氎次如纏之內身金棺藏以麻油澤膏畢舉金棺置於第二大鐵槨中衆香積上而闍維之訖取舍利於四衢道立塔起廟表剎懸繒奉施華香拜謁礼事是爲轉輪王之塔

法也佛勑阿難汝行八城告諸華氏
佛中夜當滅度所欲施作當曼時為
無從後悔欲面從佛得開解者宜及
是時即受教行入拘夷城見五百諸
華氏慕會議語阿難報諸尊者佛夜
半當滅度所欲施作當曼時為無從
後悔欲面從佛得開解者宜及時行
衆人皆驚而悲歎言何其大駭佛取泥
洹何其大疾世間眼滅哀慟之聲聞
于宮中王遣太子并諸華氏各將家
屬俱詣雙樹到白阿難欲前礼問阿
難入啓太子阿晨與諸豪姓家屬俱
来受三自歸不遠是夜佛請入即皆
前稽首畢一面坐太子言佛身滅度
何其大疾佛報言吾本已說世間非
真無可樂者凡人貪壽思戀五欲惑
而無利但增生死更苦無量今我為
佛以得自然無欲於此又宜自勉天
下智者常願見佛樂聞經法已有是
意當務立信立戒布施多聞廣學智
慧建此五志以離垢慳然則世當受
富貴名譽遠聞生天安樂可得泥洹
佛說已太子及諸華氏皆作礼去於

是王與國中男女大小十四萬衆以
人定時出詣雙樹到白阿難請見曼
誨前啓佛請入王將國中賢善者進
稽首畢一面坐前無燈火佛放頂光
照二千里佛言勞苦大王與群臣来
王曰佛當滅度有何勑戒佛報王自
我得佛四十九歲所說經戒一切具
悉王國賢才皆已採取王與群臣慘
然皆悲佛告王自古已来天神人物
無王不死死而不滅唯泥洹快王胡
為啼但當念善改往修来以政治國
無加卒暴厚待賢良赦宥小過務行
四恩以綏衆心何等四一當布施給
護不足二當仁愛視民如子三當利
人化以善正四當同利與下共歡王
如是者常得其福我宿命時行此四
恩積無數世故得作佛初得佛已見
泥洹喜自說頌曰
今覺佛極尊　捨婬淨無漏　智為天人導
從者得善豫　夫福報至快　妙願志皆成
勇疾得上脫　吾將逝泥洹
王與来者皆起礼佛遶三匝而去
是時城中有老異學年百二十名曰

須拔聞佛夜半當取滅度自念吾有
法望之疑常願瞿曇一解我意當及
是時即起自力行到雙樹白阿難言
吾聞瞿曇期在夜半請見決疑阿難
言止止須拔無擾佛也須拔固請至
再三曰吾聞佛為如来至真正諦覺
明行成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導法
御天人師号佛衆祐甚難遭值如漚
曇華百千萬世時時一有願一見折
所疑阿難以為勞擾如来故不欲通
佛神心徹聽清淨過人從裏知之即
勑阿難勿禁止聽使入是為最後當
度異學須拔者也須拔得入忻然悅
豫善心生焉見佛歡喜礼問恭辭氣
重揖讓畢一面住白佛言欲有所問
豈有閑暇一決其疑佛言便問恣汝
所欲聞可得解須拔問曰今世學者
各自稱師有古龜氏有無失氏有志
行氏有白鷺子氏有延壽氏有計金
樊氏有多積願氏有尼犍子彼八子
者有所述乎自知之也佛告須拔彼
與佛異子曹自作貪生猗想以邪之
道一曰邪見不知今世後世所作自

得好以卜占享祀求福二曰邪思念在愛欲有諍怒心三曰邪言虛偽諂諛佞讒綺語四曰邪行煞生貪取有婬姝意五曰邪命求利衣食不以正道六曰邪治惡不能止善不能行七曰邪志志貪常樂痏身謂淨八曰邪定專意所望不見出要如是須拔昔我出家十有二年道成得佛開說經法但五十載自從捨家有戒有定有慧有解得度知見說正道者唯佛沙門非凡異也吾本所履有八真道第一沙門亦從是得二三至四皆從是成若不見此八真道者彼為不得沙門四道所謂八真道者一為正見見今世後世作善有福為惡得殃知苦知習滅行得道二為正思思樂出家去諍怒心三為正言言諦至誠柔軟忠信四為正行不煞不邪无有婬心五為正命求利衣食以道不邪六為正治抑制惡行發起善意七為正志志惟四觀身痛意法解非常苦非身非淨八為正定一向無為成四禪行沙門梵志履此八正乃成四道能師

子吼我賢弟子行無放逸世間意滅故得羅漢於是須拔謂阿難言快哉賢者是利弘美寔未曾有蓋上弟子得值此者不亦妙乎今受聖恩乃聞是法願得捨家受成就戒阿難白佛異學須拔願受衆祐自然法律捨家就戒沙門之行佛以可其就戒之志曰是吾末後得證見淨者異學須拔也即授戒為比丘一心受不放逸以健制以志惟以斷却如所欲下鬚髮被袈裟以家之信離家為道得法意具淨行自知作證成解究暢為行如應已意通知賢者須拔已度世得應真坐自念吾不能待佛般泥洹便先滅度而佛後焉

彼時佛告諸比丘我滅度後儻有如此外學他術在異生輩欲棄束髮來踐法諸沐浴清化捨家就戒當聽可彼以為沙門何則用彼有大意故當先誡之三月知能自損用心與不若容行相應者為能捨罪先授十戒三年無失乃與二百五十戒其十戒為本二百四十戒為禮節威儀能行此

者諸天代喜又凡悕望受律就戒作沙門者有四因緣皆有慕樂近道之意我滅度後或離縣官求作沙門或年老耆求作沙門或貧困劣求作沙門或習正行求作沙門若夫賢才習正耆老貧困及離縣官來為道者其於衣食趣得而已受誦法言如有梵行可得久住猶為從是令多人安多人得度世間得依利諸天人是故曰從法者現世得安現世得解當善諦受彼為何法令現世安得解度者謂佛所說十二部經一文二歌三記四頌五辟喻六本記七事解八生傳九廣博十自然十一道行十二雨現是名為法若以奉持護如法者即現世安可得解度但當諦受護持諷誦正心思惟令清淨道得以久住汝諸弟子當自勗勉無以懈惕謂佛已去莫可歸也必承法教常用半月望晦講戒六齋之日高座誦經歸心於經令如佛在又族姓子族姓女所當追念為有四事一曰佛為菩薩初下生時二曰佛始得道妙正覺時三曰上頭

說經轉法輪時四曰棄所受餘無為之情般泥洹時當論思此念佛生時福德如是佛得道時神力如是轉法輪時度人如是將滅度時遺法如是次中末時有思念此起意行者皆生大上若以受此而有疑望非意在佛及法聖衆苦習盡道汝諸比丘當解所問令如我在為以是語面所問佛亦真弟子自所問告及從我解說之賢者阿難在後扇佛應曰唯諾皆已願樂無一比丘有疑非意於佛法衆四諦者也佛語阿難其已願樂如來正化於佛法衆苦習盡道無所疑者當棄貪欲慢媛之心遵承佛教以精進受嘿惟道行是為最後佛之遺令必慎順之汝諸比丘觀佛儀容難復得覩却後一億四千餘歲乃當復有弥勒佛耳難常遇也天下有漚曇鉢不華而實若其生華則世有佛佛為世間日恒憂除衆冥自我為聖師年至七十九所應作者亦已究暢汝其勉之夜已半矣

於是佛作一禪之思惟通第一禪又起二禪之思惟通第二禪又起三禪之思惟通第三禪又起四禪之思惟通第四禪又起空無際之思惟通空無際又起識無量之思惟通識无量又起無所用之思惟通無所用又起不想入之思惟通不想入又起想知滅之思惟通想知滅是時阿難問阿那律佛已滅度耶答言未也佛方思念想知滅之思惟阿難言昔聞佛說從四禪思惟至於無知棄所受餘無為之情乃般泥日時佛捨想知滅遂思不想入捨不想入思無所用捨無所用思識無量捨識無量思空无際捨空無際思第四禪捨於四禪思第三禪捨於三禪思第二禪捨於二禪思第一禪從一禪思復至三禪便從四禪反於無知棄所受餘泥洹之情便般泥洹當此之時地大震動諸天龍神側塞空中散華如雨莫不歎慕而來供養時第二天帝釋下說頌曰

陰行無有常　但為興衰法　生者無不死
佛滅之為樂

第七梵天下說頌曰

妙哉佛已棄一切世間猗　廣遺清淨教
三界中無比　神真力無畏　光明滅於茲
賢者阿那律說頌曰
佛已無為住　不用出入息　本由自然來
靈耀於是沒　意淨無所著　為人受斯疾
施惠教已遍　乃退歸寂滅　惟茲遇佛者
莫不蒙恩澤　今已淪清靈　來了時復出
是時諸比丘皆騷擾徘徊呼言駛哉
佛般泥日一何疾哉世間眼滅中有
憂歎自悲念世間苦不得是道中有
尸視惟心猗有從因緣起以作復作
受非常苦生輒有死死則復生生死
往來精神不滅莫致是慶賢者阿那
律言止止阿難曉衆比丘上天見此
以為荒迷安有捨家入自然律而不
能用法利自解阿難拭淚而問上有
幾天答曰從威耶越至漚荼廟及熙
連河四百八十里諸天充滿無有空
缺徘徊騷擾皆言駛哉佛般泥日亦
大疾哉世間眼滅中有憂歎自悲念
世間苦貪欲所蔽不見斯道或相曉
言佛說生死本從緣起意作復作受
非常苦生輒有死死則復生識隨行

走莫知泥洹佛已度世宜各精進夜至過半阿那律令阿難入告城中佛已滅度所欲施作宜及時為阿難入告城中諸華聞之莫不驚愕踊躃悲言何其駛乎佛般泥日何其疾乎世間眼滅舉城中相會聚奉持華香詣佛舍利稽首作礼承事供養共問阿難塟法云何荅如教說轉輪王法佛當復勝諸豪姓言寧可假期七日欲奉伎樂華香燈燭展我曹心阿難荅言恣聽所欲諸華即共作黃金甖黃金轝牀黃金棺為鐵槨具新劫波錦五百張氎是時四面人衆周滿四百八十里中皆賣伎樂華香來詣雙樹共舉佛身置黃金牀上而以伎樂礼事供養

於是諸華選衆童男使扶持轝牀欲至漚荼神地如闍維之而諸童子不能得前近佛轝牀又復更進至于再三了不得持賢者阿那律語阿難言所以不得舉佛牀者是諸天意欲使諸華童子倚牀左面諸天右面國人隨後共舉牀入東城門過往城中施

天樂供養訖出西城門置漚荼地累積衆香乃闍維之阿難言諾敬如天願以告諸華皆曰敬從即使諸童左面屬若干種繒繫牀左角天於右面屬諸天繒繫牀右角而維之餘無數天於虛空中散天雜華而雨澤香是時婆賢大臣與拘夷大臣議欲以人樂讚紹天樂俱送舍利即如所議徐行入東城門周遍城中四衢道里巷處處住施華香伎樂出西城門到漚荼地持劫波錦纏佛身體五百張氎次纏千過麻油澤膏灌滿金棺已內佛身舉黃金棺置鐵槨中庫藏既殯積衆香畢漚蘇大臣執火而欲燃佛積火至輙滅三進不然賢者阿那律語阿難言火所以不然者是諸天意見大迦葉將五百衆從波旬來已在半道欲面礼佛故使火不燃耳阿難言諾敬如天願是時有異道士名阿夷維見佛滅度得天曼那羅華去至半道迦葉見之就車問子知我所事聖師佛乎即荅言我舉知之般泥日已七日天人普會供養其身吾從彼

來得此天華於是迦葉悵然不樂五百比丘中有徘徊驟擾仰天呼怨佛般泥日巨何一疾世間眼滅中有憂歎悲傷念世間苦為恩愛縛不見斯道迦葉曉言諸賢者釋憂當知有身皆從緣起心作復作致非常苦生者輙死死則有生五道無安唯泥洹樂未得道者當求法利捨有為無所會則得矣攝衣疾行可見佛身其衆中有名檀頭者亦釋家子與佛同出止諸比丘言何為復憂我曹從今已得自在彼老常言當應行是不應行是今彼長逝不甚牲耶迦葉不悅行到雙樹至覩佛積謂阿難言及未闍維請見佛身阿難對曰佛身已纏淹用麻油藏在金棺外積衆香匝灌澤膏雖未闍維固已難見迦葉請至三阿難荅如初以為佛身難復得見於是佛尸從重棺裏雙出兩足一切見者莫不歡喜迦葉稽首作礼見佛足出而有異色仰問阿難佛身金色是何故異阿難荅言有羸老母稽首佛足墮淚其上故異色耳大迦葉又不悅

乃喟然讚頌曰

彼為滅不生　不復受老死　亦為不復會
無有相逢憎　本已捨恩愛　不為別離憂
當為求方便　令致得是處　佛為五陰淨
已斷不復有　亦又不為為　有受是五陰
苦為已畢盡　有本亦已除　當仂求方便
令得如是安　佛已斷世間　愛欲一切解
亦為悉能忍　得離諸患難　為已自安隱
亦致天下安　當為稽首是　永得度三界
佛所說經戒　為世間最明　已廣現正道
審諦无所疑　亦遍法天下　令得度老死
諸得值佛者　誰不受弘恩　辟月照於夜
為除陰冥闇　如日照於晝　能使天下明
亦如電光現　為暫照厚雲　佛明一時出
都已明三界　一切所名河　無過眞崙河
一切名大水　亦為無過海　一切星宿中
月為第一明　佛為世間導　天上天下尊
佛所以度世　福施已周匝　所說教戒行
在在悉分明　亦以法流布　弟子樂受行
令天人鬼神　龍敬承行礼

迦葉說已稽首佛足遶積三匝却住一面諸比丘比丘尼清信土清信女天龍鬼神王天樂神質諒神金翅鳥神愛欲神虵軀神各前稽首佛足遶積三匝一面住畢於是佛積不燒自燃賢者阿難時說頌曰

佛以中外淨　為梵世之身　本乘精神下
而今措於是　錦纏疊千過　不用衣著軀
亦不以浣濯　如一淨鮮明

至終其夜佛積燒盡自然生四樹蘇禪尼樹迦維屠樹阿世鞮樹尼拘類樹國諸豪姓共撿佛骨盛滿黃金甖置于轝牀舁入城中著大殿上共作伎樂散華燒香礼事供養時波旬國諸華氏可樂國諸拘鄰有衡國諸滿離神州國諸梵志維耶國諸離捷聞佛止雙樹般泥日各嚴四種兵為兵馬兵車兵步兵到拘夷止城外遣使者言聞佛衆祐止此滅度彼亦我師敬慕之心並來從君請佛骨分欲還本土立起塔廟拘夷王言佛自來此我當供養遠苦諸君舍利分不可得赤澤國諸釋氏亦嚴四兵來到報言聞佛衆祐止此滅度是釋聖雄出自我親實我諸父敬慕之心來請骨分還立塔廟王荅如初不肯與分摩竭王阿闍世又嚴四兵度河津來使梵志毛歷入問消息致慇懃言吾本宿夜信心友汝無取無諍今佛衆祐止此滅度是三界尊實我所天敬慕之心來請骨分汝其與我則我與汝所有重寶願終共之王荅曰佛自來此我當供養謝汝大王舍利分不可得也於是毛歷聚衆人作頌告言

今各撰躬　遠來拜首　謙遜求分
如我不與　舉止動衆　四兵在此
義言不用　必命相应

拘夷國人亦荅頌曰

遠勞諸君　辱屈拜手　佛來遺形
不敢相許　如欲舉衆　吾斯亦有
俱命相应　則未為恐

梵志毛歷曉衆人言諸君皆宿夜承佛嚴教日誦法言心服仁化一切衆生尚念欲安且佛大慈故燒形遺骨欲廣祐天下何宜當為毀本惠意舍利現在但當分耳衆咸稱善皆詣舍利稽首畢一面住乃共使毛歷分之於是毛歷持一甖受石許塞塗其裏分為八分已白衆言吾既敬佛亦嘉

衆意願得著甖舍利歸起塔廟皆言
智哉是為知時即共聽與又有梵志
名溫違白衆人言竊慕善意乞地燋
炭歸起塔廟皆言與之後有衡國異
道士求得地灰於時八國得佛八分
舍利各還起塔皆甚嚴好梵志毛蹙
種邑道人大溫違還俾賁邑衡國道
士得地灰歸皆起塔廟舍利八分有
八塔第九甖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
塔佛從四月八日生四月八日捨家
出四月八日得佛道四月八日般泥
洹皆以佛星出時此時百草華英樹
木繁盛佛已般泥洹天下光明滅十
方諸天神莫不自歸佛
既分舍利又為遠方諸四輩弟子未
悉聞故留九十日乃起塔廟諸來國
王豪姓人民家屬僕從皆齋戒九十
日在所遠方四輩弟子衆普會拘夷
共問阿難於何起塔阿難荅言當出
去城四十里於衛致鄉四衢道中作
塔廟拘夷豪姓共作甎瓴石墼縱廣
三尺集用作塔高及縱廣皆丈五尺
截黃金甖舍利於其中置立長表法

輪枰蓋懸繒燃燈華香伎樂礼事供
養舉國人民得共興福大迦葉阿那
律衆比丘會共議一日三十萬衆及
諸國豪姓群臣得值佛時敬意行福
終皆當生第四天上與弥勒會而得
解脫拘夷國王當生第十二水音天
上至弥勒作佛時當下為佛造立精
舍勝今給孤獨園阿難問大迦葉拘
夷王何以不於弥勒佛求應真道荅
言是王未猒生死苦故未猒苦者不
得應真阿難言我已患猒身苦不得
離世間奚不得道迦葉荅言汝但持
戒不行身觀坐猗生死飯食想而生
死行未休故也至九十日大迦葉阿
那律衆比丘會共議佛十二部經有
四阿含獨阿難侍佛久佛之所說阿
難志諷當從書受恐其未得道尚有
貪心欲持舊事詰責阿難與設高座
三上三下如是者可得誠實皆言大
善衆會坐定直事比丘逐阿難出須
臾又請阿難入礼衆僧未得道者皆
為之起直事比丘處著中央高座於
是讓言此非阿難座衆比丘言用佛

經故處汝高座欲有所問阿難就座
衆僧問曰汝有大過寧自知不昔者
佛言閻浮提樂汝奚不對直事比丘
勅阿難下即下對言佛為不得自在
當須我言耶衆僧默然直事比丘又
令阿難上衆復問曰佛為汝說得四
禪足者可止一劫有餘汝何以嘿阿
難下言佛說弥勒當下作佛始入法
者應從彼成設自留者如弥勒何僧
又嘿然阿難心怖衆比丘言賢者當
如法意具說佛經對曰唯然如是三
上阿難寂後上言聞如是一時座中
未得道者皆垂泣言佛適說經今何
以疾大迦葉即選衆中四十應真從
阿難受得四阿含一中阿含二長阿
含三增一阿含四雜阿含此四文者
一為貪婬作二為喜怒作三為愚癡
作四為不孝不師作四阿含文各六
十疋素衆比丘言用寫四文當興行
於天下故佛闍維處自生四樹遂相
撿殺分別書佛十二部經戒律法具
其在千歲中持佛經戒者後皆會生
弥勒佛所當從彼解度生死履

般泥洹經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般泥洹經卷下　第二十三張　淵

般泥洹經卷下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五四〇頁中至五四三頁上及五四九頁中至五五一頁上共十五版，原版殘缺，以麗藏本換。

一　五四〇頁中一行經名，資、磧、普、南、徑、清作「佛說方等泥洹經卷下」。卷末經名同。

一　五四〇頁中二行譯者，資、磧、普作「新爲失譯附東晉録」；南、徑、清作「失譯人名附東晉録」。

一　五四〇頁中三行「佛請」，資、磧、普、南、徑、清作「佛語」，下同。

一　五四〇頁中六行「拘遺河」，資、磧、普、南、徑、清作「拘匱河」。

一　五四〇頁中八行第一一字「水」，資、磧、普、南、徑、清作「水水」。

一　五四〇頁中一二行第一一字「之」，磧、普、南、徑、清作「定」。

一　五四〇頁中一七行第一一字及一八行第七字「不」，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四〇頁中二〇行「呴呴」，磧、普、南、徑、清作「轟轟」。

一　五四〇頁中末行「甚加」，資、磧、普、南、徑、清作「其嘉」。

一　五四〇頁下一行「佛問」，徑作「佛聞」。

一　五四〇頁下六行「世尊獨不聞乎吾言」；磧、普、南、徑、清作「人衆大聚聲亦讙嗷」。

一　五四〇頁下一二行「名霹靂聲聒天地」，資作「名霹靂聲括天地」；磧、普、南、徑、清、作「以霹靂聲聒天地」。

一　五四〇頁下二一行首字「氎」，資作「綐縶」；磧、普、南、徑、清作「綐氎」。

一　五四〇頁下二二行第四字及次頁上五行第七字「氎」，資作「縶」。

一　五四〇頁下末行末字「自」，資、磧、普、南、徑、清作「身」。

一　五四一頁上三行「不敢」，資、磧、普、南、徑、清作「無」。

一　五四一頁上一六行「著衣入水兩手舉衣自澡浴身」，資、磧、普、南、徑、清作「脫衣入水秉手舉衣自澡洗身」。

一　五四一頁中七行「悚急」，資、磧、普、南、徑、清作「戾急」。同行「泥日」，資、磧、普、南、徑、清作「泥洹」，下同。

一　五四一頁中一〇行「爲慙」，磧、普、南、徑、清作「羞慚」。

一　五四一頁中一一行第一一字「枕」，資、磧、普、南、徑、清作「枕」，下同。

一　五四一頁中一二行「佛倚」，資、磧、普、南、徑、清作「佛偃」。

一　五四一頁中二〇行「自覺」，資作「七覺」。

一　五四一頁下八行「七覺妙」，磧、普、南、徑、清作「七覺意」。

一　五四一頁下一七行「心乖異」，資、磧、普、南、徑、清作「心永異」。

一　五四二頁上九行「子何」，資、磧、普、南、徑、清作「予何」。

一　五四二頁下二行「所說」，資、磧、普、南、徑、清作「所等說」。

一　五四二頁下一〇行「大遵天」，磧、普、南、徑、清作「大尊天」。

一　五四二頁下一五行「側塞」，資作「測塞」；磧、普、南、徑、清作「塊塞」，下同。

一　五四二頁下一九行「何正」，資、磧、普、南、徑、清作「何止」。

一　五四二頁下二〇行「此城」，資、磧、普、南、徑、清作「此小」。

一　五四三頁上二行「牒尉」，磧作「堞尉」；普、南、徑、清作「堞堞」。

一　五四三頁上八行首字「塹」，磧作「塹」。

一　五四三頁上一三行「十二」，磧、普、南、徑、清作「十三」。

一　五四三頁上一四行「鈴聲鼓聲」，資、磧、普、南、徑、清作「鼓聲貝聲」。

一　五四三頁上一五行末五字至次行首字「歎諸佛尊行聲」，資無。

一　五四三頁上一六行第一二字「主」，資、磧、普、南、徑、清作「王」。

一　五四三頁上一九行「聖導寶」，資作「聖道寶」。

一　五四三頁中七行「滋於」，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慈於」。

一　五四三頁中二一行第四字，第一二字、二二行第四字、下五行首字及二〇行首字、五四四頁上一八行第五字及第八字、中六行第五字及一七行第八字「枰」，資、磧、普、南、徑、清作「棚」。

一　五四三頁中二二行「金枰」，資、磧、普、南、徑、清、麗作「金隥」。同行「枰橙」，資、磧、普、南、徑、清作「棚隥」；麗作「枰隥」。

一　五四三頁下六行「其衆」，磧、普、南、徑、清、麗作「甚衆」。

一　五四三頁下九行「約損」，資、磧、普、南、徑、清作「挹損」。

一　五四三頁下一四行「起之」，資、磧、普、南、徑、清作「起入」。

一　五四三頁下一七行「專自精」，麗作「專精自」。

一　五四三頁下二二行「諸弟」，資、磧、普、南、徑、清作「諸娣」，下同。

一　五四四頁上六行「聖道」，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聖導」。

一　五四四頁上八行「諸王」，資、磧、普、南、徑、清作「諸玉女」。

一　五四四頁上一五行「寶首」，麗作「寶前」。

一　五四四頁上一九行第九字「第」，資、磧、普、南、徑、清作「娣」。

一　五四四頁上末行第一三字「弟」，資、磧、普、南、徑、清作「娣」。

一　五四四頁中一一行首字「弃」，資、磧、普、南、徑、清作「乖」。

一　五四四頁中七行「憂身」，資、磧、普、南、徑、清作「愛身」。

一　五四四頁中一五行首字、二〇行第三字及二二行第一一字「秤」，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四四頁中一七行「坐念」，磧作「坐合」。

一　五四四頁下四行「一食」，資、麗作「一飡」。

一　五四四頁下一三行「比方」，資、磧、普、南、徑、麗作「北方」。

一　五四四頁下一八行及五四八頁上一二行「劫波錦」，磧、普、南、徑、清作「劫波育貝綿」。

一　五四四頁下二一行「收舍」，資、磧、普、南、徑、清作「歛舍」。

一　五四五頁上一行「八城」，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入城」。

一　五四五頁上二行「當曼」，磧、普、南、徑、清、麗作「當勉」，下同。

一　五四五頁上六行「富滅度」，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當滅度」。

一　五四五頁上八行至九行「何其大駛佛取涅洹何其大疾」，資、普作「何其太駛佛涅洹何其太疾」；磧、南、徑、清作「何其太駛佛涅洹何其太疾」；麗作「何其太駛佛取涅洹何其太疾」。

一　五四五頁上一五行「大疾」，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太疾」。

一　五四五頁上二一行第一四字「當」，資無。

一　五四五頁中六行「勑戒」，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勑誡」。

一　五四五頁中一〇行「無王」，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無生」。

一　五四五頁中一三行「四恩」，資作「四意」。

一　五四五頁中一七行首字「思」，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恩」。

一　五四五頁中二〇行「善豫」，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喜豫」。

一　五四五頁下七行「導法」，磧、普、南、徑、清作「道法」。

一　五四六頁上六行「痛身」，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痛身」。

一　五四六頁上九行第二字「但」，資、磧、普、南、徑、清作「經」。

一　五四六頁上一四行「一爲」，資、磧、普、南、徑、清作「福爲」。

一　五四六頁中一〇行「鬢髮」，資、磧、普、南、徑、麗作「鬚髮」。

一　五四六頁中一八行「法諸」，資、磧、普、南、徑、清作「法者」；麗作「法渚」。

一　五四六頁中二〇行「誠之」，資、磧、普、南、徑、清作「試之」。

一　五四六頁下一四行「雨現」，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兩現」。

一　五四七頁上四行「遺法」，資作「道法」。

一　五四七頁上六行「大上」，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天上」。

一　五四七頁上九行「問告」，資、磧、普、南、徑、清作「問吾」。

一　五四七頁上一六行「慎順」，資、麗作「共順」；磧、普、南、徑、清作「恭順」。

一　五四七頁上末行「禪之」，資、磧、普、南、徑、清作「禪定」，下同。

一　五四七頁中二二行「之爲樂」，磧、普、南、徑、清作「度最樂」。

一　五四七頁下一行「廣遺」，磧作「廣爲」。

一　五四七頁下七行「求了時復出」，資、磧、普、南、徑、清作「永号時復出」。

一　五四八頁上四行「諸華」，資、磧、普、南、徑、清作「諸華氏」，下同。

一　五四八頁上一一行第八字「即」，磧作「耶」。

一　五四八頁上一九行「舉牀」，麗作「舁牀」。

一　五四八頁中五行「維之」，資、磧、普、南、徑、清作「而綜維之」；麗作「而綜之」。

一　五四八頁中九行「城中」，資、磧、普、南、徑、清作「地中」。

一　五四八頁中一一行「劫波錦」，磧、普、南、徑、清作「劫波綿」。

一　五四八頁中一三行「庫藏」，磧、普、南、徑、清作「匣藏」。

一　五四八頁中一五行「積火」，資、磧、普、南、徑、清作「蘊火」，下同。

一　五四八頁下三行「巨何一疾」，資、磧、普、南、徑、清作「其何一疾」；麗作「一何巨疾」。

一　五四八頁下一〇行「檀頭」，資、磧、普、南、徑、清作「桓頭」。

一　五四八頁下一三行「往耶」，資、磧、普、南、徑、清作「佳耶」。

一　五四八頁下二〇行「足出」，麗作「足上」。

一　五四九頁上六行「仂求」，資、磧、普、南、徑、清作「勤求」。

一　五四九頁上八行「諸患難」，南作「無患難」。

一　五四九頁上一一行「法天下」，資、

一　五四九頁上二一行「遶積」，資、磧、普、南、徑、清作「遶積」，下同。

一　五四九頁上二二行「清信土」，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清信士」。

一　五四九頁中五行「錦纏」，磧、普、南、徑、清作「綿纏」。

一　五四九頁中六行「如一」，南、徑、清作「如上」。

一　五四九頁下九行「撰躬」，資、磧、普、南、徑、清作「選躬」。

一　五四九頁下一一行「相庄」，資作「相拓」；磧、普、南、徑、清作「相抵」，下同。

一　五四九頁下一五行「則未爲恐」，資作「則未爲怨」；磧、普、南、徑、清作「則不爲恐」。

一　五五〇頁上一二行「佛星」，資、磧、普、南、徑、清作「沸星」。

一　五五〇頁中一行第二字「枰」，資作「棚」；磧、普、南作「桯」；徑、清作「槃」。

一　五五〇頁中一三行「飯食」，磧、普、南、徑、清作「有飯食」。

一　五五〇頁中一七行「志諷」，資、磧、普、南、徑、清作「悉諷」。

一　五五〇頁下七行「禪足」，資、磧、普、南、徑、清作「神足」。

一　五五〇頁下九行第五字「成」，資、磧、普、南、徑、清作「成就」。

一　五五〇頁下一八行「不師作」，磧、普、南、徑、清作「不承事師作」。

一　五五〇頁下一九行「四文」，資、磧、普、南、徑、清作「此四文」。

一　五五〇頁下二〇行「遂相」，徑、清作「逐相」。

一　五五〇頁下末行末字「履」，資、磧、普、南、徑、清作「漏」。